



# 石湫之浮

□仇赤斌

石湫王家祠堂

何为石湫？

有人说：村有石秃山，石岩毕露，山下有潭，清澈见底谓之“湫”，山水相交，故名石湫。

石湫村位于北仑大碇，村北是329国道。铁路线在村南穿过，另有穿山疏港高速和甬台温高温（北仑支线）两条高速公路的高架桥，从村子上方经过，整个村子被分割包围在一个三角形的区域内。

村子的环境不算太好，但在宋代，却是大碇区域最繁华的村子。北宋的王安石，庆历七年（公元1047年）任鄞县县令，在《鄞县经游纪》写到：“辛巳，下灵岩，浮石湫之壑以望海，而谋作斗门于海滨，宿灵岩之旌教院。”那时的王安石用十几天时间，走遍了鄞县东西四十四乡，到石湫村是第五天。

谋是谋划。斗门，堤堰中用以蓄泄渠水的闸门。旌教院，今北仑大碇塔峙的华岩寺。宋代此地属于鄞县灵岩乡，王安石站在石湫村边的石秃山上，对芦花港江河一带的地形状况作了认真的考察，并下山察看了石湫村旁的碇闸桥。然后沿着数十里长的芦花港江河，途径灵岩、太丘等乡村，一直奔波到海晏乡境内的入海处，与当地的官员和百姓一起，商谋作“穿山碇”、筑海塘，以整治芦花江这一潮汐河流。

实地考察后，王安石筑起一条从孔墅岭下河头、焦村、经石湫，折向霞浦到柴桥穿山的海塘，全长15公里。这条造福后代的海塘，乡民遂名之为“王公塘”，也称“荆公堤”。

石湫河是岩河上游的一个分支。据《镇海县水利志》记载：“石湫河，西南起童家桥接柴桥河，向东经胡家桥入石湫桥，在老行宫北分为东西二支，东支绕竹山头东麓经大碇公路桥入岩河；西支绕石湫村东，经宁穿公路俞王公路桥，沿俞王村东入岩河。”元代袁桷有《石湫二水桥》诗：“宁为千尺清，不作一尺浑。古语有泾渭，桥水何人分。”描绘的就是东西二水相汇的场景。

石湫村的繁盛，得益于河，因河建碇后，又得益于碇，由碇改桥，来往之人增多，逐渐形成集市。一些主要水利设施也建于此，如石湫碇、上埭埭堰等，比长山碇、王公堰都要早，为北仑区域内早期建成的古碇之一。



青龙桥

2

王家祠堂是石湫老村的中心。

王姓是村里的主姓之一，王家祠堂是北仑区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录点，像是清代建筑，也是中共镇海县特别支部遗址所在地。如今成为村里的老年协会，两侧的厢房是新的，成了棋牌室，大殿则是老建筑。里面摆着一张乒乓球桌和一张康乐球台，我们去的那天，有两个老人正在打康乐球，挥动木杆，击打棋子，把底部的其他棋子一一打入袋中。这是中国人自己发明的桌球游艺，始于民国，记得我小时候在村委会也玩过这种游戏，为了击打顺利，要在上面撒点滑石粉。乒乓球桌闲着，上面放着乒乓球板和球，我和同伴玩了一会，很久没打了，打得很菜。过了一会，我们看这两个老人打乒乓，水平比我们高多了。

老年协会的墙上，贴着居家养老高龄老人结对名单，一个志愿者和一个老人结对帮扶，真是一个暖人心的好办法。老有所乐，老有所养，恰好契合了祠堂前面那个石亭的名称——颐乐亭。

祠堂的左侧有两个古民居。我先进入张氏民居，也是全国文物普查登录点，有一个漂亮高大的门楼。遇到两位晒太阳的老妇人，都已八十多岁了。一位老人说原来有三座大门，建国后被拆除了两座，其中一个圆形的月洞门。老人指着身后的堂前，说几十年前这里办过托儿所，为了通行方便，拆了两道门，只剩下最外面的那道大门，她的婆婆曾是托儿所的保育员。如今，曾经无比热闹的院子，只剩下这两位老人是土著居民。张氏民居的西侧也是老宅，前后有两道门。

隔河相望，颐乐亭的斜对面有一棵银杏树。这颗古树是宁波市二级古树名木，已有332年的树龄，树高18米，胸围3.5米，平均冠幅为9.5米。332年前，是清代康熙年间。银杏树上布满青苔，看着发黑，映衬出旁边一棵小银杏树的白皙。这两棵父子树，一黑一白，一粗一细，相依为伴。

树旁正在修建房子，主体建筑已完成，我问一个过路的居民，房子将是村里的公共用房，属于拆后重建。之前是村民的房子，古树被楼房和平屋包围着，如今得以展现全貌。

3

古树的南侧是伍板桥。顾名思义，这座桥的桥面用5块长石条铺就。

和一般桥梁有别的是，桥的北侧没有护栏，而是并排建有二层木结构清渠阁，俗称“水阁凉亭”。面积约5米见方，山墙弓弧形尖顶的凸起，也称“观音兜”。水阁凉亭与伍板桥浑然一体，相互映衬，在建筑布局上很罕见。

如今的水阁凉亭已与两侧的街屋紧紧相连，被改造成老年协会的理发室。村民介绍，石湫曾是北仑古航道上的一大站，船夫和乘客们常常在这里休憩或躲避风雨。宁穿公路（329国道）的建成，方便了北仑人往来鄞州、宁波，古航道逐渐退出历史舞台，水阁凉亭也清静了。这条古航道，起于柴桥芦江河，经霞浦山前、陈华，大碇的牌门、清水、坝头、石湫、徐洋、新安，至育王岭下的瓔珞，全长20多公里。

伍板桥往东、西、北三个方向，原来都是街市，如今只剩东街。临街的原是木结构的两层小屋，门窗都是木板，有些已被改造成砖木结构。我看到一个门头上写有“鄞隘公社石湫大队”，应该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遗存。

村里流传着一句老话：“滴落水，垒落柴，嫁女要嫁石湫街。”从中能体味出石湫街旧时的繁荣。因为繁华，生活方便，村里男人多有一技之长，比如石匠、木匠、剃头匠、剿鸡人等，都是那时候生活所需的能工巧匠，所以找媳妇容易。

东街的岔道上，还有一座古桥，名为青龙。三块长石条铺就桥面，两侧用石栏和石墩做了防护，石栏上可以坐人。我看见河埠头旁有水泥制的护栏，只剩半截，依稀能看出“清斯濯纓”字样，应该是出自《沧浪歌》中的“沧浪之水清兮，可以濯我纓”。但如今桥下的水质，只能“濯我足”了。还有“里人王朝某重造”的小字，但名字的第三字已模糊不清，像是“陆”字。

石湫碇后来被改为交通桥，当地人多认为是这座伍板桥。站在伍板桥上，一水之隔就是石秃山。王安石曾站在石秃山上，写下一首诗：“蜿蜒水沟穿芦丛，茫茫海滩涉潮涌。天怒水狂生灵忧，嘱民浚渠筑堤壅。”当时的石湫老街曾是一条海塘，北面就是大海，他计划在这个河海交汇处建水利设施。

石湫老街的外延，是各种新旧民居和小型工厂，因为靠近大碇城区，房租便宜，汇集了很多外来务工人员。本地村民1300多人，外来人口是其三倍，属于典型的城郊村。村里有菜场、小饭店、小超市、理发店、药店，生活很方便。

也许，过不了几年，“浮”在水面上的石湫村，会面临拆迁。沧海会变成桑田。只有变，才是永恒。



青龙桥的护栏